



王璞

韩盼山 丁殿民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王 璞

韩盼山 著
丁殿民

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一九七七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王璞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少年英雄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他积极带领儿童团员拥军优属，除奸反特，站岗放哨，坚壁清野，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。1943年5月，在一次反扫荡斗争中，王璞和许多群众被敌人包围。面对敌人的枪口，他毫无惧色，带头和日寇进行了英勇斗争，最后壮烈牺牲。

这本传记文学语言朴实亲切，是对初中以下程度少年儿童进行传统教育的良好读物。

王 璞

韩盼山 丁殿民著

封面、插图：黄 驾 宇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印张 60千字

1977年4月北京第1版 197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R10056·384 定价 0.22 元

毛主席语录

儿童们同时又组织在红色儿童团之内，这种儿童团，同样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。

儿童们团结起来 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

目 次

倔强的孩子·····	1
“洋鬼子真坏!”·····	8
红军来了·····	13
战马嘶鸣·····	22
扛起红缨枪·····	30
雪花飘飘·····	37
选村长·····	45
鱼水情深·····	55
瓶瓶雷·····	65
带路·····	73
难忘的一课·····	83
鬼子什么也别想捞到·····	92
玉梅姑姑·····	102
血染桃树沟·····	112
后记·····	121

倔强的孩子

一九三五年，高粱刚扬花，谷子正抽穗，玉米才吐出黄缨。突然，呼——，呼——，从西北天空里卷起一阵凉飕飕的黄风。紧接着，劈头盖脸下起了雹子。这雹子小的象枣儿，大的象鸡蛋。俗话说，雹打一条线，这阵雹子不偏不歪，正打在野场村东北桃树沟里，足足积了一尺来厚！树叶砸光了！树枝砸折了！王璞家辛辛苦苦侍弄的二亩半谷子地，也砸成了一片烂泥！

天还耷拉着脸。王璞爹迈着两条泥腿，扛着牛腰粗的一捆烂谷秸，也耷拉着脸走回家来。谷秸上的泥水，滴滴嗒嗒洒了一路。他走进院子，将沉甸甸的谷秸往地上一扔，拍拍大腿，长叹一声，蹲在墙边掏出烟袋锅儿，一口接一口地抽起来。

奶奶听见动静，慌慌张张走出屋来问：“全砸了？”

爹没吭气。奶奶抬起头看看天，嘴唇直打哆嗦，扯开嗓子骂：“挨千刀的老天爷！瞎了眼，成心不叫俺一

家人活了！”

王璞娘也走出来，掐下几个泥穗穗，放在手掌里捻了捻，变成了泥汤汤。只觉得鼻子一阵酸，她咬了咬嘴唇，没让眼泪流下来，看了一眼蹲在墙边的男人，说：“光生气也撑不饱肚子！娘，别着急，任怎么，咱也挺过去。大不了上山挖野菜，捋树叶！”

呱唧呱唧一阵脚步响，小王璞踩着泥水进来了。他白布褂露着肘儿，紫花裤挽着腿儿，两道眉毛又粗又长，一双大眼虎虎有神。他看看奶奶，又看看爹，听到娘说“捋树叶”，他眼睛一忽闪，抱着奶奶的腿仰起小脸说：“奶奶，我会上树，上很高很高，捋很多很多树叶！”

冬天，糠糠菜菜对付过去了。青黄不接的春天又来到了。

哪有个春天的样子啊！树上看不见叶子，小草紧贴着地皮。那些可爱的野花都躲到哪儿去了呢？急得小蜜蜂嗡嗡嗡嗡地飞来飞去，翅膀都要累折了！

一帮穷孩子光着小脚丫，提着小铁铲，拎着小篮子，在山坡上挖野菜。石头子儿划破了脚，酸枣棵挂破了衣服，他们谁也不顾，只顾低着头找那才钻出土的刺刺菜，苦苦菜。

王璞来到一棵小榆树下，小榆树的叶子早被人们



捋光了，只有
树尖上还挂着几片
嫩叶，在迎风摇摆。王璞
把铁铲和柳条篮儿放在树底下，
抱着树干，几个“哧溜”就爬了上去。
树枝太细了，被他压得弯成一张弓。王璞伸长了右臂
试了试，还够不着树尖上那几片嫩叶。风不停地刮。树
枝不住地颤悠。那几片摇摇摆摆的嫩叶，在摇着王璞
的心。

王璞的肚子里“咕咕咕”直叫，好象催他再往高处
爬。他望了望自己的小村庄，有钱人家的烟囱已经冒
烟了，自己家的土坯房还冷冷清清的。天空广阔无边，
远处山峦起伏。王璞心里不由的翻腾起来：天这么宽，
地这么大，为什么俺穷人连口饭也吃不上？富人们不
也在这个天底下吗，成天屁活不干，怎么倒有吃有穿
呢？爹说，他打记事的时候起，从没吃过一顿象样的
饭。娘说，她八九岁上，十冬腊月还裹着一条破口袋睡

觉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爹天天起早贪黑给人家打短工，挣来一星半点东西，也糊不了一家人的嘴，娘又病倒在炕上，就等着这野菜树叶下锅呢！王璞越想越不平。他耸了耸肩膀，又往高处爬。他小腿夹着树干一蹬，左手抓住树枝，伸出右手去捋嫩叶，忽听得咔嚓一声，树枝折断了。王璞叫声“哎唷”，身子猛地一纵，双手紧紧搂住了下面的树干，总算没有摔下树来，可是屁股蛋儿被干树茬子划了个大口子，鲜血洇红了补丁罗补丁的紫花裤子。

“王璞！”

“王璞！”

山虎，二兴，秋红，小珠，几个小伙伴都丢下小铲小篮，一齐跑过来。

正在沟里寻找野菜的玉梅姑姑听到喊声，也急忙爬上坡来。她扶住王璞，心痛地说：“哎呀，怎么扎成这个样子！”她抬头一看，那几片嫩叶还挂在折断的树枝上晃悠，就一切都明白了。她把自己筐里的野菜狠劲抓了几大把，摁在王璞的篮子里，然后对山虎说：“快，你提篮子，我背他走！”

“不，姑姑，我自己能走！”

不管王璞怎样拒绝，玉梅姑姑还是把他背了起来，山虎提着篮子跟在后面。

回到家里，奶奶急得眼泪都流出来啦。她心痛得没有了主意，大声招呼说：“孩子娘快来呀，看把孩子扎成什么样了！”

娘挣扎着从炕上坐起来，扯破被角，撕下一块老棉花套子，打着火烧成了灰，按在王璞的伤口上。玉梅姑姑接过一块紫花布，给王璞包扎。

“痛吧？”奶奶问。

王璞咬着牙，脸上淌着汗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第二天，野菜吃完了，眼看又断了顿。邻居王大婶送来一把干菜。她对奶奶说：

“大妈，实在过不去，先向有钱的人家去借点儿吧！可不能老饿着肚子呀！她娘儿俩还都躺在炕上。”

“借？”奶奶哼了一声，“俺宁可饿着，也不去借。那一年他爷爷还在，也是闹灾荒没有吃的。大财主孙黑仁假惺惺地跑来说：‘亲不亲，老乡亲。缺吃少喝的，言声吧。’他爷爷硬着头皮，跟他借了五吊钱。谁想到孙黑仁看中了俺祖上留下的五亩宝地，钱在手心里还没有捂热，他就跟在屁股后头来要账了！那话也甜着呢：‘唉，不是我孙黑仁小气。你想想：咱们不都是一个老天爷管着吗，谁也比谁强不了多少呢？我家的锅也揭不开啦！’他爷爷一听这话，当场把还没花的四吊钱扔给

了他，气得火呼呼地说：‘那一吊钱，过几天给你补上。’孙黑仁驴脸一拉，说：‘什么，一吊钱，借钱加利还，这可是天经地义！’大婶，您想想，这一吊钱的债，倒背上了五吊钱的利，叫他爷爷用什么去还呀！就这样利加利，利滚利，不到三年工夫，那五亩宝地就叫他给霸占去了！他爷爷就此落下了病根，上了炕再没有起来……”

“有钱人家，没有一个是好心眼的！”王璞娘愤愤地说。“咱们可不能去求他们！”

“可也是！有钱人，咱们不能沾。”王大婶也说，“可眼前这日子……”

奶奶犹豫起来。

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！”王璞娘坚强地说。“天塌了，有地接着呢。还是那句话，怎么也得挺过去！”

王璞眨巴着大眼睛在一旁听着，心里恨死了那些有钱人家。他看着王大婶送来的干菜，想起了昨天玉梅姑姑狠劲往他篮子里摁野菜，还不由他分说就背着他回家，想起了山虎、二兴他们惊喊着跑过来，看到他满裤子血，眼睛里都挂着泪花。只有穷人才心贴着心哩！有钱人和咱们穷人不是一伙。他们放账霸地，不干活，吃好的，光管自己享福，不让咱们穷人过日子。娘说得好，咱们可不能去求他们！

下午，娘挣扎着要去挖野菜，奶奶左说右劝也拦不

住。王璞拿起小篮小铲也要去。奶奶说：“不行！伤口没长上，得过几天！”王璞趁奶奶一转身，一步一拐地跟着娘走了。奶奶追到门口，扶着门框摇了摇头，说：“真是个倔性子！”

王璞娘一边走，一边搭话说：“怕啥的！咱穷人的孩子，哪能那么娇气！”

奶奶叹了口气说：“还说呢！这娘儿俩，真是一个脾气！”



“洋鬼子真坏!”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芦沟桥事变。消息传到野场，村里顿时紧张起来，街头巷尾，人们三三五五的在议论。

王璞爹本来不爱说话，这阵子更一言不发了，眉头锁着疙瘩，整天唉声叹气。

这天傍晚，王璞背着一大筐山草从地里回来，走到家门口，看到石峰大伯正在跟爹说话。石峰大伯才四十来岁，额上的皱纹象刀刻的一样，一脸乱蓬蓬的胡子也顾不得剃一剃，看上去象个六十左右的人了。只听石峰大伯说：

“听说，日本鬼子都快到保定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王璞爹睁大了眼睛。

“说不定那一天就要到咱们县城。”

“国民党那么多军队，为啥不跟日本鬼子拚一气？”

“他们呀，就有本事欺负老百姓！”

“唉，鬼子一来，咱们更没有活路了！”

“哼，那也不能等死！鬼子要来，咱们就跟他们拚！”

“对！跟他们拚。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一双赚一个。”

鬼子，鬼子是个啥东西呢？几天来灌进王璞耳朵的，都是这个可怕的新词儿。他琢磨不透是怎么回事，只看到人们一讲起它，脸上又增添了愁容，好象铺满阴云的天空。

晚上，王璞娘坐在炕上缝补衣裳。一盏小油灯跳动着淡黄色的火苗。屋里很静。王璞在被窝里一翻身，两条小胳膊支住脑袋，眨巴眨巴大眼睛，没头没脑地问：

“娘，什么是鬼子呀？”

“鬼子？鬼子就是……”娘愣了一小会儿，说：“反正不是个好东西！”

“那，娘，你见过鬼子没有？”

这一下子可把娘给问住了。娘笑了笑说：

“你这个孩子，就爱刨根问底。我上哪儿见鬼子去？鬼子还没有来到咱们家门口。对了，我没见过，你姥姥可见过，还挨过狗东西们的打呢！”娘放下手里的

针线，拨亮了小油灯，慢慢地从头讲起：

“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不用说没有你，连我还不记事哩。听你姥姥说，那时候，有八个国家的洋鬼子并了帮，窜到咱们中国来，专门欺负咱们老百姓。老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，大旗一扛，呼啦啦，都起来造反了！男的，女的，成千上万，遍地都是。男的叫义和拳，拿着大刀长矛，可勇敢了，打起仗来不怕死！女的叫红灯照，穿红衣，戴红巾，提红灯，持红枪，和男的一样上战场！有个歌儿这么唱：‘红灯照，义和拳，亲兄妹，闹的欢，一个心，杀洋官！’可把洋鬼子拾掇苦了，也给咱中国人出了口气！……”



娘越讲越兴奋。王璞听得入了迷，着急地问：

“洋鬼子都打死了吗？”

娘叹了口气，接着讲：

“可恨那些卖国官吏，汉奸老财，他们不但不去打洋鬼子，反而帮着洋鬼子打义和拳、红灯照。义和拳、红灯照就退进山里，跟洋鬼子打转转。也到了咱们这一片……”

“还到咱们这儿来了？”王璞眼睛睁得更大了。

“来了。汉奸走狗在前边带路，洋鬼子带着洋枪洋炮跟在后头。一进村子，这伙野兽见东西就抢，见房子就烧，见人就杀。那一天，你姥姥抱着大舅去走娘家，才出村口，就碰上洋鬼子。姥姥急忙往回走。洋鬼子追过来，二话没说，啪！啪！就开了枪！”

“打着姥姥了吗？”王璞腾地坐了起来。

娘把王璞推进被窝里，接着说：

“义和拳、红灯照，还有村里的人们听到枪声，拿着大刀长矛，铁锨镐头，一齐赶来，把洋鬼子打跑了。可是你大舅，一颗枪子正中在心口上，已经死在你姥姥怀里了。姥姥的腿上也鲜血直流，给打了个大窟窿。”

“洋鬼子真坏！”王璞大眼睛一瞪，紧紧地攥着小拳头。

屋子里一阵沉默，只听得小油灯滋滋地响。

娘看了王璞一眼，接着往下说：“姥姥的腿从此落了个病，遇到天阴下雨，就象刀子剐似地疼得难受。临死的时候，还摸着那条受伤的腿说：“记住，叫洋鬼子给

打的，……这个仇恨，咱八辈子也不能忘记啊！”

王璞咬着嘴唇。要报仇！他心里默念着，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。他想：鬼子又要来了，是不是开枪打姥姥和大舅的鬼子呢？哼，一定是！要不，人们怎么都骂他们狗东西呢？来吧，石峰大伯说得好，来了就跟他们干！给姥姥和大舅报仇！

